

首钢和一座城

唐铮



在首钢工业园，有一块醒目的标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砖红色的大字凝结着氧化过的岁月痕迹，大字之下是一片本色的钢板，钢板上的锈迹深深浅浅，从远处看像一幅别具匠心的溪山行旅图，昭示着首钢的历史和今天。

首钢的整体搬迁，距今已有11个年头了。首钢人习惯用两个词来浓缩百年时光里的巨大变迁——“从山到海”“从火到冰”。“从山到海”指的是首钢从背靠燕山山脉到渤海之滨的曹妃甸；“从火到冰”指的是首钢从热火朝天的炼钢地，变成了冰天雪地的冬奥会场馆。

一个企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一座城市的岁月里，绵延百余年？

“既然是首，就要带头”

首钢的前身是1919年建立的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铁厂。

新中国成立后，在废弃了30多年的旧铁厂里，工人们胼手胝足地建起了一座新的钢铁厂。1950年，破旧的一高炉被提上改造日程。首钢几十名工友连续33天没回过家，24小时连轴转，使得高炉的两个主要指标全部达到了世界第一；利用系数突破2.5，超过了当时苏联的钢厂；焦比降到336公斤，低于日本同级别的钢铁公司。

二号高炉改造，三、四、五号高炉，初轧厂，冷拔厂，电焊钢管厂……一个接一个开工上马的工厂，将首钢厂区外一片片荒野和菜地变成了一座座崭新的厂房。

随着首钢厂区逐渐扩大，从厂区到北京市区的沿线也逐渐繁华。上世纪60年代，北京修建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时，整个石景山地区还是乡村，只是因为首钢坐落于西郊，才会在地铁里加入了需要通向首钢家属区的站点。

1970年6月8日，在接见全国重点钢铁企业代表时，周恩来总理对首钢的代表说：“首钢是首都的钢厂，既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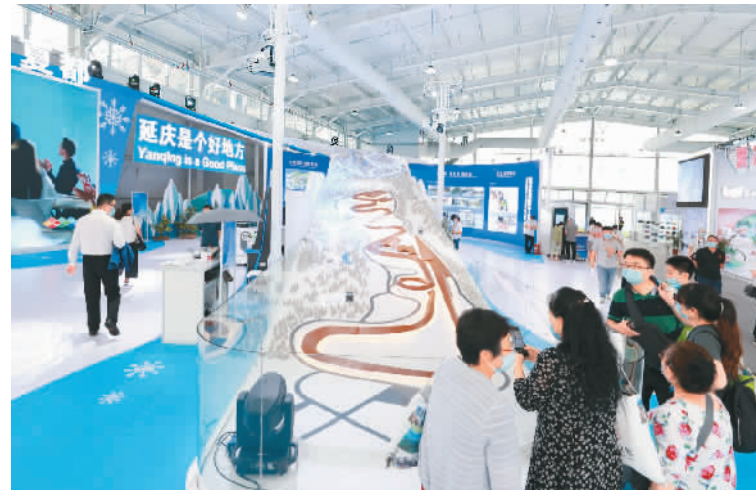
首，就要带头！”

很长时间内，首钢人都是按照这句话，去理解和承担自己在北京肩负的使命。在那段北京以建设现代化工业基地为最大目标的日子，整个北京的第二产业比重从1954年的44.1%，提高到1980年的71%，而首钢的突飞猛进是其中最大一块“压舱石”。

工业改革看首钢

1994年是首钢历史上的高光时刻。这一年，首钢的钢产量从1978年的179万吨扩大到800多万吨，名列全国第一。首钢一家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全北京市税收的23%。

这一切都要从1979年的改革说起。1979年，首钢成为国务院宣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的8家试点单位之一。首钢提出了“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的承包方案——在每年上缴利税递增7%的前提下留成利润。“承包制”给首钢带来的是跨越式的大发展：到1988年，首钢铁矿石产量1975万吨，生铁产量336万吨，钢产量357万吨，成品钢材产量314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



观众在首钢园区举行的冬奥会上观看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模型。 陈晓根摄

175.9%、137%、199.4%、268.4%。

不仅如此，首钢还开展了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等一系列突破性举措。由此，全国有了“农业改革看凤阳，工业改革看首钢”之说。

留在企业里的利润，首钢把其中六成拿来扩大再生产，两成用作职工福利，还有两成作为工资奖金。这样一来，激增的不仅是首钢的产量，还有工人人们的收入和福利。首钢“承包制”实行了15年，职工的工资福利按照年均16%的速度，也持续上涨了15年。

环保搬迁“从山到海”

进入21世纪，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越来越重视，首钢不再是北京这个城市的宠儿。尽管从1995年开始，首钢每年环保投入接近2亿元，脱硫、去酚、过滤……所有环保设备都不惜血本地用了全世界最好的。厂区漫天烟尘的情况减轻了，工人在炉前工作一天还能做到脸上不脏，排放的烟气最高能够达到98%以上都是水蒸气。

然而，钢铁业毕竟是耗能污染大户。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申办，给环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更是把首钢搬迁的决定向前推了一大步。终于，200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决定首钢逐年减产，同时进行搬迁，离开北京。

几十年间，亲手建立起来了那么多“全国第一”，又要亲手把它拆掉，这是在自己的心窝子上动刀子。即使抛开感情不谈，把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250公里，也堪称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但首钢人就这样再一次从无到有地干起来了。

距京城200多公里之外的河北曹妃甸小岛很快崛起一片新钢城。一年后，首钢新址一期工程，11.95平方公里全部吹填完毕。3年时间，错落有致的现代化厂房，自动化的生产设备，花园式的厂区，簇新的宿舍楼、餐厅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双向四车道的便利交通全部建成。

在海滩上，首钢人实现了二次创业，

也完成了产品的升级换代。从造船的宽厚板，到汽车用板、家电外壳用板，再到小饮料罐用的镀锌板，从油气管线到电子器件，31个钢种、280多个牌号的产品全部属于高精尖品类。“长征五号”“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动机、国庆阅兵检阅车辆，都用上了首钢的钢。

2010年底，首钢在京的最后一座高炉停产。停产当天，最后一炉铁水从提梁上滑过，倒进储藏罐时，钢花四下飞溅、绚丽一如烟火。现场的媒体和工人们不断按下快门。事实上，当代的钢铁冶炼早已经完全没有钢花四溅的火热场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这最后一炉钢的绚烂，首钢的工程师专门在电脑里手动改了几个数据，造出了美丽的视觉效果供大家纪念。

“从火到冰”实现美丽跨越

停产后的首钢不再火热。

随着北京城市面积的扩大，首钢早已不再偏僻。坐落在长安街西延线上，交通四通八达，生活配套一应俱全。在节节攀升的房价之下，总计8.63平方公里的厂区如果用来开发房地产，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但这是被首钢率先否定的方案。

首钢人一直像看护眼珠子一样看护着这片已经停产的厂区。2006年，首钢旗下的首建投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刘伯英团队，对现存建、构筑物的现状、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经济等各个方面逐一进行综合考察，确定了36项强制保留、42项建议保留以及124项重要工业资源。

2015年7月31日，托马斯·巴赫宣布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是北京，一项世界罕见的改造项目开始了。几年时间里，首钢园区将自己打造成了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

现在的冬奥组委和冬残奥组委办公地，是6个改造过的筒仓，过去用于储存和运输高炉炼铁原料。筒仓外观统一保持混凝土工业建筑的本色，干净清新。筒壁上被切割出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圆形、正方形和长方形窗口，筒仓之间用观光电梯相连。主办公楼落地窗外通向空中的皮带走廊被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框架，还被重新喷涂上了生产时期的首钢蓝。不远处，小火车静静地躺在轨道上。沿着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向南，原本用作凉水冷却池的秀池波光潋滟，一群群肥大的锦鲤在水里游来游去。秀池原本水深5米，改造后被压缩到了1.2米，深处的空间被改成地下车库和水上艺术展厅，陈列展览着首钢辉煌的百年厂史。

单板大跳台场馆、精煤车间、1号高炉……无人驾驶电动车在园区里穿梭，给充满阳刚气息的钢铁遗存带来了几分科幻感。

2018年6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城市更新服务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在首钢园区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举行。这一天，首钢凭借自己的成绩让奥运会最高级别赞助商的名单上首次出现了“城市更新服务商”这个新类别。

曾经给北京带来荣光和财富的首钢，几经变迁而始终与北京紧密相连。火热的钢铁生产场面或许不可复得，但时光里凝聚的那些来自集体和岁月的力量，是时间无法消减的。

上图：首钢园区的“西十筒仓”旧址，成为冬奥组委所在地。 人民图片

清早即落雨，至山前，路湿山湿草木湿，人也是湿的。上天梯在雨雾中，一座山皆在雨雾中。站在阶下望，雨雾如巨幅帘幕，遮住天梯，望不到尽头，天梯之上盛景何如，惟有无尽想象。

雨时急时缓，不断敲打，路湿泥滑。距山顶尚有一大截路，颇觉力尽，不知暂歇还是前行。想起苏轼游松风亭，足力疲乏，亭宇尚在木末，感叹何时才能到达。犹豫片刻，忽然顿悟，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于是如挂钩之鱼，瞬间解脱。

择一处雨篷下缓缓坐，雨透过夹衣，寒凉浸入。点一杯热茶，金黄茶汤入口，渐渐暖了，人也舒散起来。眼前雾迷云树，雨急山溪涨，也是崆峒一景。

满山椰榆树，枝条细瘦，皮色暗灰，叶承雨水愈发青翠，风致更胜晴日。我是山间过客，看山色雨色，也看人间诸色。在林间小径走走，雨一缕一缕自枝叶间漏下，扑在脸面。不远处林木被大雾遮掩，一望空山洞洞，仿佛可腾云驾雾上天庭。得天雨润泽，披漫山青湿，以为一片青山可了此身。



雨中崆峒

韩玉

崆峒雨，细润绵密、微小，仿佛为反衬这座道教名山的高大久远。据说崆峒在周代乃氏族部落的名称，商代契的后代分封于空桐，遂以国为姓氏。崆峒山是以性命山名的。更有意思的是，黄帝时期的道家人物广成子，曾在崆峒山筑石室而居。黄帝曾拜广成子为师，修习治理之道。《庄子》也记载黄帝问道广成子之事，以得至道精髓。

雨时歇，片刻又毫不留情淋漓起来。半山腰的皇城，一壁悬崖，深不见物，立在悬崖边，与崖木比肩，生出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心绪。人间万事，瞬息而过，为不为峰又有什么要紧。一道观掩在山色中，年年无声，岁岁如是，领一山四季，来客不断。

在西台淋半天雨雾，午后往东台。西边主道家，东边乃佛家清净地，佛道兼融。像陶弘景入山后，佛道双修以为一家。一山融两家，世间万法也不过一法。

东边塔院，塔身完好。塔院正面门楣上书四字：无上法门。两侧小门各书禅净止观、法地庄严。进寺，灰瓦红墙，宝鼎香炉，一株万年青松。另见一重门两重门三重门，迎面壁上有硕大一禅字。

午后寺里钟声清鸣，一忽远，一忽近，有穿透之力。迷恋这清清钟声，清音相伴，可洗去不净之气。

山下榆树杆长满青苔，树根下，鹅卵石缝隙间，青草孜孜以求生，绿莹莹望天而长。雨越大了，闲坐不知白日暮，抬头仰望孤云高，高的是云天，低的是黄土，夹在中间的是我。山中雨雾相连，林木相依，山路蜿蜒远去，无尽无止，生生不息。枝叶间忽见一白鸟，草间逐掠，倏忽又入云天，去留不眷。山下已炊烟四起，晚霞藏进雨雾间，行山的人缓缓归来，有人立在路口，默默望尽一场雨中落日。心有远山，大道便在其中，无所事事，亦事事有为。

我来崆峒无余说，雨在青山，雾在天。

上图：位于甘肃省平凉市的崆峒山美景。 吴希会摄

陶牌坊的前世今生

映铮

在四川开江任市镇，有一处特殊的建筑物——陶牌坊。

牌坊在国内并不鲜见，但陶牌坊却少有。这面牌坊是陶雕连续组合艺术中的珍品，属清代典型建筑。其建造工艺精细复杂，除了横枋，还包含榫卯、层叠和镂空。牌坊上各种人物、走兽栩栩如生，构图精湛别致。为了保证构件完整，还以四倍的胚子入窑，以防烧制中出现损毁。今天再看，12米的高度苍凉挺拔，11米的宽度沉静厚朴，四柱顶端的卧狮气宇轩昂，正中牌楼上“德固坤维”四个大字堂皇醒目。陶牌坊虽历经百年风雨，仍气势夺人，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嘉庆年间，蜀东新宁县青年张九封，相貌堂堂，武功了得，位至五品奉政大夫。其妻刘氏温良恭顺，贤雅俊秀，却未能生育。其妻姜氏育有一子，取名“锡笏”。在锡笏不到五岁时，张九封为维护平安，于剿匪中被杀害。刘、姜二位夫人只好带着幼子，辗转千里回到巴山南麓的新宁老家。她们用抚恤金置得田产和房屋，从此含辛茹苦，一心只想把张锡笏培养成人。

锡笏继承了父亲的血统，好动不好静，却又体弱多病，刘、姜二夫人便素食念佛，扶弱济困，以求上苍保佑锡笏健康成长。刘氏更是待锡笏为亲子，为更好照顾锡笏，她熟读医书，遍访名医，天长日久也能治病救

人了。锡笏身体逐年强壮，十岁不到就习得一身武功，与伙伴切磋时不时有损伤。二位母亲管教相当严格，不仅要锡笏赔礼道歉，还陪同为伙伴医治伤痛。渐渐锡笏也略通医道。二位母亲的言传身教也让他养成了仁慈孝顺、明理奉公的良好品德。

成年后，锡笏一边侍奉母亲、经营田产，一边还办起了“育婴堂”，专门收留孤儿和寡老。那年月匪患甚多，但无一敢踏入任市界内。大家都知道，张锡笏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仗义胆，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出面，东西两家矛盾也必得他才能调和。

光绪初年，蜀东瘟疫肆虐，人死如草倒。张锡笏同母亲商量，买回大批药物，使乡邻有钱无钱皆可看病拿药。锡笏一边在母亲的指导下给人看病，一边苦读医书，不久也成了一方良医。

那一场瘟疫折损了张家不少财物，却令他们博得了更多乡邻的爱戴。乡邻联名上奏，要求嘉奖张锡笏。加之有其父功名在前，锡笏遂被授为奉政大夫四品御赏戴花翎候选清军府，并加封为中宪大夫。同时，为感念刘、姜苦守贞节，教子有方，赐节孝坊一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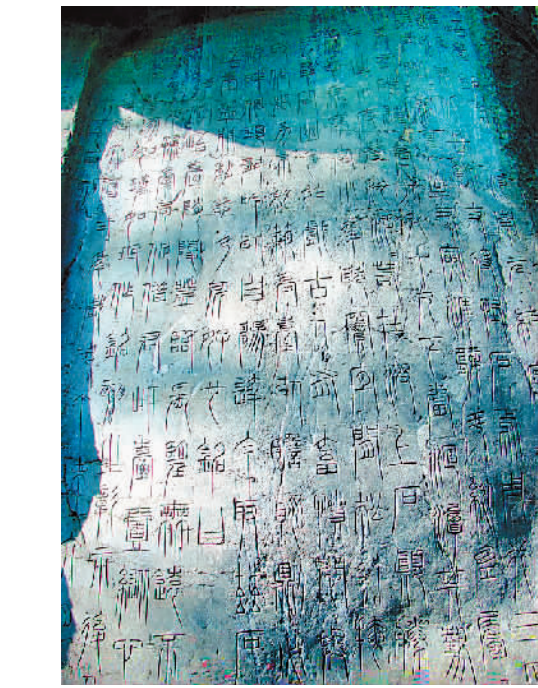
张锡笏从老家中原请来陶雕匠人，连同本地石雕巧手，共同打造了这面流芳百世的陶牌坊。经年的野草由石缝中中期探首，岁岁枯荣不休，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守护这不屈的灵魂，延展着一种厚重的品德。

公元771年，颜真卿应好友元结之邀，从江西抚州翻山越岭来到湖南永州。之所以不远千里，一是为元结写《大唐中兴颂》，二是卸任抚州刺史后时间充裕，看过元结写的《浯溪铭》《岢岭铭》，便想到浯溪看看。

对于颜真卿的到来，元结激动不已，他心中早已有了题刻《大唐中兴颂》的最佳位置。浯溪临江处，山有三处高矮不一的石壁，元结想将颜真卿的翰墨刻在正中间最高的石壁上，以表达对大唐中兴的期盼。

二人来到江边，但见江面波光粼粼，水天一色。元结指着石壁谈了自己的构想，俩人一拍即合。在颜真卿的建议下，元结在原作后添加了与浯溪相关的内容：“湘江东西，中直语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

纸墨备妥，颜真卿姿态专注，挥毫而书。那气势如同两军对垒，驾驭千军万马。最终，一幅震古烁今的书法瑰宝《大唐中兴颂》跃然纸上。这幅作品是颜真卿一生中唯一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亦是颜真卿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的代表作。



永州之野有摩崖

本报记者 何欣禹

之后的故事，便不难设想了。元结找到永州最好的石匠，将颜真卿的书法镌刻石上。工匠水平精湛，刻出来的字跟颜真卿写出来的一样，端庄大气，气象万千。从此，《大唐中兴颂》成为浯溪摩崖石刻的核心，并在后世衍生出《大宋中兴颂》《大明中兴颂》等“中兴颂”系列石刻。在这里，摩崖石刻与国家之情紧密相连，原始朴素的山石信仰升华为家国情怀的真挚抒发。

2021年9月18日，在国家博物馆，记者有幸与《大唐中兴颂》相遇。在“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自唐至近代的近60件（套）永州摩崖石刻拓片被分为两个部分，精心展陈于观众面前。从“民安国定，摩崖颂中兴”到“地缘人彰，山水绿潇湘”，虽未至永州，记者仍能感受到永州千百年来的文化精髓。

永州，古称零陵，地处潇、湘二水交汇处，是荆楚至岭南的水运要冲和湘桂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享有“潇湘”之美名。柳宗元《永州八记》一文更令永州声名远扬。永州境

内山水相依，景致绝佳，水清石秀，宜于镌刻。自古以来，永州摩崖石刻蔚为壮观，其兴盛于唐代，历经宋代流衍、明代追摹和清代考据的千年积累，形成了浯溪碑林、阳华岩、朝阳岩等多处摩崖石刻群景观。现存古摩崖石刻2000余方，数量之多属国内罕见。

展览中，除了有《大唐中兴颂》等抒发家国情怀的石刻拓片，还有历代名家留下的珍贵墨宝的石刻拓片。怀素小草《千字文碑》与大草《千字文》，苏轼《荔子碑》，米芾《浯溪诗刻》……篆、隶、楷、行、草诸体兼备，宛如一本“石头上的书法字典”。文字书写承载着文明，书写本身也具有多重功能和价值。千余年里，永州摩崖石刻产生巨大的文化磁场，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前来瞻仰、凭吊。他们的书写记录下时人的思想和志趣，更成为后世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财富。

上图：浯溪碑林风光。

左图：浯溪碑林摩崖石刻。

本文图片均为蒋盛文摄